



【庙堂江湖】
银行存款、股票和房子是家庭资产的三种主要形式。中国的家庭平均资产大约是46.27万元。



【念念有余】
如果不重视农村水流系统，即使水泥公路和自来水修得再好，也无法让乡村真正美丽起来。



【键走偏锋】
现在的年味似赴一场赶趟的宴会，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，即使相聚也与从前大不相同。



【缘木求鱼】
有幸福，才有年，与有没有红包、有没有肘子、有没有鞭炮，真的没什么关系。

为咱中国人摸摸家底

沈凌

中国人到底多有钱？没人能确切地知道。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钱，要看他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收入，比如王思聪不赚钱，但是你能说他是穷人吗？

国家统计局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，我只能通过目前中国家庭的资产组成来大致上推算一下。银行存款、股票和房子是家庭资产的三种主要形式；中国人的家庭负债还不算很多，基本可以忽略。

银行存款数据统计局是有的：2013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44.76万亿元，人均3.29万元。以2014年增加10%估算，大约是人均3.6万元。

股票呢？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底的A股总市值是23.9万亿元，人均

1.75万元。因为过去一年A股大幅上涨了50%，这个数据现在至少应该在36万亿元，人均2.62万元左右。

房子是中国人的主要资产形式，但是这个数字最难统计。统计局有一个抽样数据说现在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3平方米，但是也有人认为远远不到这个水平，因为这个抽样的对象是城市的有户籍的居民，而大量的流动人口居住面积远小于有户籍的城镇居民。

国家统计局官网上提供了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及其价值，这个相对于城市是比较准确的，截至2012年底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价值2.53万元，如果近两年保持过去几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的话，那么现在也应该接近3万元。

而城市的住房面积只能通过过去几年的新建房屋来推算。从2000年以来，截止到2013年底，城镇住房累计人均面积已经有11.61平方米了，按照这个速度推算，到2014年底，至少应该有12.5平方米；按照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新房销售价格每平方米5850元计，城镇人均住房价值是7.3万元。这个估计是偏低的，因为在2000年前造的房子没有计算在内。如果扩大一倍，那么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估算为25平方，其价值差不多就是15万元了。当然这样一来也许就夸大了，因为这些比较旧的房子不应该按照新建房屋的价格来计算其价值。如果把2000年前建的老旧房屋按照现在新房售价的五折计算，那么我们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价值大约

农村水循环梗阻

余胜良

日子自然是越来越好，“做梦也没想到村里修了公路，用上了自来水”，此次春节归乡，不止一位亲友这样告诉笔者。

但是乡村中的隐患也不少，生活垃圾堆积到村里池塘和水道中，让人担心雨水太大该怎么办，也让人担心地下水的安全。

故乡在中原腹地一个小村庄，距离黄河100多公里，距离淮河的最大支流颍河只有2公里多，属淮河流域，为防水患两条河堤高高筑起，皆与我等关系不大，但颍河上有一条为许昌供水的人工河流的一条支流，围绕村子走了一周，却对村子影响很大。

村中地势低洼，自然环境造就此

地沟渠和池塘众多(池塘有15个)，这些水道池塘以前蓄积了雨水，笔者小时候这些池塘终年不干，清可见底，可以游泳、洗衣服、钓鱼。村东头几个池塘之间的水渠流水潺潺，鱼儿可以从一个池塘游到另一个池塘中去，不少池塘都被承包出去养鱼。

有位长辈说，村东北角有片盐碱地，旧时家贫，到地里扫了结了白霜的表层土泡在水中，撇去下面的土，将水晒干就是食盐。

低洼地生活不易。村中一千多口人分十多个姓氏，长辈们说都是逃荒走不动的先人定居在此地。不知何时，盐碱地慢慢不见了，村子里人烟也兴旺起来，可能是降雨量减少，也可能是由于那条人工渠和村东北角一个大水塘连起来，又向东流去，多余积水很容易排出。从笔者记事起村里就再没内涝过。

不过十二年前一场大雨，还是给这个防洪系统敲了一次警钟，由于连日大雨，雨水顺着沟渠流到我们村子，渠道因为农民开荒种粮而不畅通，大水淹过村南耕地，向村子漫过来。

如果这场雨下在今天，情形只能更坏。

村中不少池塘都被填平盖起房屋，有一户还在填起的池塘上种上了菜，没被填起的池塘面积也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浅，四面都有垃圾堆积，干涸无水，还有一户人家在池塘上盖起房屋准备养羊。

连接池塘的水道也被好几户人家填成门前道路，从而拦腰截断，断了水路。住宅毫无规划，村民竞相垫高住

逝去的中国年味

无笔秀才

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奔波，手捧咖啡眺望异乡的都市，“年”已如遥远的家乡被忙碌冲蚀得不再清晰。刚过去排山倒海的归乡思潮，短暂的相聚后涌泉般的分离，如同快餐般的中国年味，80后的我们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心里缺少点什么？

儿时的年味似新春的嘉年华，处处是张灯结彩的喜庆，农村里家家户户杀猪宰羊，年前自做美食年货，除夕贴对联挂灯笼，大年初一走亲戚，采莲船、舞狮舞龙闹新春。不管这一年的收成如何，人人脸上都会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或是被人感染或是对来年的美

好盼望。那时候我们拥有的并不多，但得到一点都会满怀喜悦。围在炉灶前等待出锅的年糕，尝一口那纯美的满足感；换上一身新衣的雀跃，平时格外调皮的孩子却生怕弄脏衣物的珍惜；盼望拜年走亲戚和压岁钱，然后换得一学期的糖果。那时的年味就是爸爸的一个竹篮，去一趟集市就能带回来所有我们想要的年货。每次过年都要在姨妈家呆上几天，房前屋后地寻找好吃的东西，我们的调皮总能换来她幸福的笑容。儿时的年很短，却充满喜悦与满足。

现在的年味似赴一场赶趟的宴会，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，即使相聚也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对联已被机器打好，

贴在每家的门楣上，大多我们都不会仔细去揣摩它的寓意；儿时那些自制的年货已越来越少见，如今去一趟超市即可全部办妥；小孩子追着采莲船的场景已经不在，舞狮舞龙的队伍也散了。如今的年味，就是大吃大喝，人们打麻将玩扑克，小孩看电视或拿手机玩游戏，唯一没变的是父母们整天都在张罗丰盛的过年饭菜。新的经济格局造就了很多人在外工作，短短的假期也只愿意呆在自己家里，走亲访友变得简单快捷甚至是一个过场。儿时去一趟姨妈家骑单车要一个半小时，如今开车只要十几分钟，所以也不必过夜，吃了饭就开车回家了，留下她站在新建的楼房前望着我们远去的车

影。常年生活环境的差异，让我们回家也没太多耐心与父母沟通，相聚已不易，谈得过多又怕起纷争。我们一天到晚捧着手机，或是看资讯或是微信抢红包，父母虽然看不懂，也会跟着傻傻地笑。当父母准备的美食还没有尝遍，我们又要踏上外出务工的路途，他们又会将我们的车塞得满满的。如今的年非常富足，却没有太多时间与亲人共享；如今的年非常难得，但我们却少于交流；如今的年非常短暂，却又如此空洞。

也许你已经开始新一年的征程，当年走过一个年轮，我们又会带着满满的思念踏上回家的路，去又一次品尝那我们说不出的年味。年复一年，

一年不同一年，虽有扭不断的亲情，而中国春节的文化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陨落。“年”是中华民族一个文明的代表，“春节”是中国最喜庆最大的节日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变成了一场奢侈的亲人团聚，于是我们都是关着自家门在过年。传统的文明得不到传承和发扬，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营养的金钱娱乐，久而久之当我们老去，儿孙长大后，我们还能记得什么？

家乡的样子已被绵绵春雨模糊，年的味道渐渐被岁月冲淡，挥挥手对那逝去的中国年味，望来年多一些时间让我们找回记忆，找回那铭心的文明。

（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）

红包易抢 幸福难得

木木

小时候，回老家过年，所热盼者三件事：尽兴地放鞭炮，尽兴地吃肉，有长辈给的红包拿。

本人的老家，地处冀中平原，过年放鞭炮是有些讲究的，要尽量多地放，尤其是年三十儿的晚上，必须卯足了劲儿放，第二天谁家院子里地上的黑点儿越多，谁家新年的日子就会过得越旺。这样的讲究，现在想想，实在是有些“扯淡”，大约就是由做鞭炮和卖鞭炮的“忽悠”而来的。不过，这“忽悠”显然就很合了人们的期望，而深深烙刻进人们的骨子里。

孩子们当然更喜欢这样的规矩。到了该放鞭炮的时候，他们总会迫不及待地紧跟在大人屁股后面，挤进那间没人住、不生火的厢房里去搬运“弹药”——那确实配得上小型“弹药库”的名头。放鞭炮，当然还是“二踢

脚”过瘾；最惹人喜爱的，是那种高近一尺、直径逾寸的“大家伙”，以“三四三”的“阵型”十个捆成一捆，整整齐齐的，硬硬的很结实，抱个三两捆在怀里，满心的欢喜、骄傲和踏实。如今想来，那样子大约与电影里恐怖分子也相去不远。

放的时候，先拆开一捆儿，把“大家伙”们一个个地立在地上摆成一个大大的圆圆儿，每个的药捻儿都指向圆心，让人蹲在“炸弹”圆儿的中间，拿着一根刚从灶膛里抽出来的堪堪烧乏的秫秸，对准了药捻儿一个个地捅过去……

这种二踢脚的质量都出奇地好，第一响沉稳有力，脚下的土地随之一震，鼻孔中马上充满了浓浓的硝烟味，然后等上好一会儿，第二响才在漂渺的高空中炸响，于是整个村子似乎都为之一震。当连绵不绝的一声声炸响笼罩了整个村子，中间还伴随着密集

而清脆的小鞭儿的爆响，过年的喜悦也就随着浓浓硝烟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夜空、弥漫了整个村子、弥漫了每个人的心。

过年的喜悦当然不仅于此。当放足了鞭炮之后，爬上烧得暖暖的土炕，再美美地捧起一个肘子大快朵颐的时候，人生的幸福感马上就爆了表。当此之时，如果还能很幸运地收到长辈们塞过来的一两个装了“巨款”的红包——那个时候的一两块钱，大约对任何一个小孩子而言，都是一笔不容小觑的“巨款”——那感觉，应该就是神仙的感觉了；也正因了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就总盼着过年。

不过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小时候的那种过年的感觉，似乎就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。

也是，燃放过那样结实有力的“二踢脚”之后，又有什么样的鞭炮能入得了眼、入得了耳呢？我已经很多

年没有真真正正地放过鞭炮了——没了那样的感觉，放与不放之间，也就没什么了不得的差别。而啃过了那种柴锅慢炖、浸着浓浓年味道的肘子，又有什么样的珍馐美味再能入得了唇齿之间、令人念念不忘呢？同样，红包也再不是原来的那个红包。当自己的孩子以及亲戚朋友的孩子，接下一个又一个的大红包，一声“谢谢”塞过来的一两个装了“巨款”的红包——那个时候的一两块钱，大约对任何一个小孩子而言，都是一笔不容小觑的“巨款”——那感觉，应该就是神仙的感觉了；也正因了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就总盼着过年。

不过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小时候的那种过年的感觉，似乎就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。

也是，燃放过那样结实有力的“二踢脚”之后，又有什么样的鞭炮能入得了眼、入得了耳呢？我已经很多

年没有真真正正地放过鞭炮了——没了那样的感觉，放与不放之间，也就没什么了不得的差别。而啃过了那种柴锅慢炖、浸着浓浓年味道的肘子，又有什么样的珍馐美味再能入得了唇齿之间、令人念念不忘呢？同样，红包也再不是原来的那个红包。当自己的孩子以及亲戚朋友的孩子，接下一个又一个的大红包，一声“谢谢”塞过来的一两个装了“巨款”的红包——那个时候的一两块钱，大约对任何一个小孩子而言，都是一笔不容小觑的“巨款”——那感觉，应该就是神仙的感觉了；也正因了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就总盼着过年。

不过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小时候的那种过年的感觉，似乎就怎么找也找不回来了。

也是，燃放过那样结实有力的“二踢脚”之后，又有什么样的鞭炮能入得了眼、入得了耳呢？我已经很多

（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）